



在延安過大年

小思

本名盧瑋鑾，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，現任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。著有散文集《夜讀閃念》、《香港故事》、《香港家書》等。

「我來遲了！」心底暗湧出這句話，又立刻浮現悔意。該這樣說還是不應該這樣想？心頭矛盾衝突，真說不出甚麼理由。

天氣仍像寒冬，但已是開春了，陝北農村趕在正月十五前挨家過村去拜年，延安鄉村市鎮的過大年景況，正火紅熱鬧。

黃昏前車子進入市中心，還未過橋頭，寶塔瘦長身影就入目了。是它，長久以來，成了一群堅持自己理想的人，在窮山惡水的瘠土上，掙扎存活的象徵。四周車人擁擠，寶塔山沒有荒涼的意味。站在塔影下，穿著緊身黑皮褲黑高跟長靴的女導遊純熟地背誦一串串話語，歷史故事要多熟有多熟，革命詩詞要多流暢有多流暢。昏黃陽光斜照山坡上，風有點微骨，加上鵝毛雪片，寒意更濃。

山下車聲傳上來，我低頭看剛才車子走過的橋。橋橫跨的應是延河了，可是橋底儘是疙疙瘩瘩乾土塊，放眼沿河堤望去，全是這個模樣。延河水，是延安的命脈，「水呢？」黑衣女導遊說：「延河斷流好久了。」然後又別過頭去朗誦革命偉人的詩句。

沿河堤兩岸上，應是當年年輕小夥子坐著上課、唱歌的河灘地，歌聲朗朗，響遍青春之歌。現在當然改了樣；高高低低的建築物、小商店小攤子，擠住整片黃土地。穿牛仔褲螢光色羽絨的青年人、頭髮白毛巾的老漢，忙亂的、悠然的穿插在小汽車、小毛驢之間。趁假期，買賣兩造都忙。

夜間投店，住的是楊家嶺山坡的窯洞酒店。楊家嶺，許多革命神話的背景，一個歷史場域！只見黃土層層，列了整排劃一式樣的窯洞木框門，門頂大紅燈籠高高掛。推門進去，牆壁粉飾得摩登，洗手間大得離奇，有自來

水、有座廁，做外來遊客生意，這格局少不了。白天路過的老百姓住的窯洞，真有差別。

上燈時份，市集有煙花燈謎之會，夾在不辨往來方向的人群中，人與人之間，竟可以沒有分寸空間。忽然人聲起哄，原來迎面來了一輛汽車，人群迅速向兩邊擠壓，擠向路旁擺著熟食攤子的爐火，除了幾個外來人如我們外，沒有一個人顯得慌張。我們的司機，高壯而常帶笑容的退伍軍人，一手把我護住，幾乎提起了我，就衝出重圍。

從楊家嶺的毛澤東周恩來故居窯洞走出來，回頭看洞門外的大樹，當年毛澤東在這裡掰著手指，向跋涉來奔的熱血青年講國策的時候，這棵樹在嗎？中央大禮堂最像舊貌，殘破的木椅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七百多名代表坐過，木講臺毛澤東撫摩過，在這裡，據說制定了黨的總路線；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。臺上懸掛著褪了色的橫額布條，很滄桑。也許歷史太遙遠，我竟沒有感覺，是來遲了？來看歷史，是遲了。

回到市中心，貨攤生意正旺，少男少女邊走邊嘻笑，老大娘老漢子在路邊閒聊，老大娘眯著眼朝我說：「哪裡來的？」像左鄰右裡扯家常。眾多村莊的腰鼓隊要經過大街去串門，白衣上沾了黃土，紅腰帶的顏色透露新舊交歷，嫺熟的舞姿完全是身體語言的呈現，那不是表演，而是純自然的生活律動。領頭的老漢撐著花傘扭著腰，向前退後地交叉腳步前進。腰鼓響聲與腳步揚起的黃塵，配襯成一幅有聲有色的風俗圖，這才是真正的舞蹈！

照相機快門急促按動，老漢朝著我咧嘴而笑，臉上歲月刻痕很真實。過大年的氣氛，是生活，我把歷史的滄桑留在中央大禮堂沒帶到街上來。